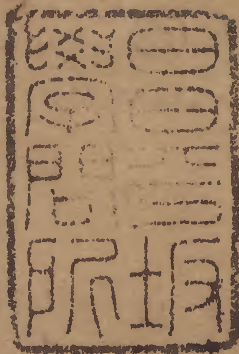


宋人小說

六

東倦陶東貴話  
臯游朱軒耳腴  
雜襍新筆錄  
錄錄錄錄



和書門			
三	一	六	三
四	二	八	二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三	三	漢	
七	一	書	
函	六		
七	二		
架	四		
冊	八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8	
冊數	24 ( 6 )		
函號	371	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話腴

宋 陳郁撰 于之英閱

藝祖微時日詩云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  
發須臾走向天上來趕卻殘星趕卻月國史潤飾之

云未離海嶠千山黑才到天心萬國明文氣卑弱不  
如元作

真西山鎮溫陵有海寇猖獗令正將王大受將卒五  
百擒獲其趙某等三渠魁及從賊百餘輩大受歸傷  
重而沒趙宗子也始皆疑西山未易處閱數日獄成

話史



西山引諸囚入教場縛二渠魁於中掩其心令諸軍  
射箭如蝟而賊未死或斬或槌次第而畢惟置趙於  
傍觀之次陵遲二渠魁且以心肝祭大受訖補其二  
子以指使又配其二女以良婚賞罰兼行士民驚服  
皆以爲趙可生也事畢西山呼趙問之趙稱宗室不  
絕西山曰宗室爲賊首則非宗室矣宜正以王法決  
交春二百而死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慧父母初以許  
蔡無故絕蔡而許吳吳亡又以許蔡女曰吾一身而

三許人何顏登人門戶投潭水而死鄉社立賢女祠  
今存焉

菱芡皆水物也胡爲菱寒而芡暖蓋菱花開必背日  
芡花開必向日故也桃杏雙仁者必殺人其花本五  
出有六出必雙仁而殺人矣反常故也木實之蠹者  
必不沙爛沙爛者必不蠹而能浮若不浮者亦殺人  
蓋旣沙爛則不能蘊畜而生蟲瓜至甘而不蠹者以  
其沙也有物有則若可窮矣

馬友犯長沙向薊林悍之不敵而潰道遇友別將方



言用  
舟而來家人輩惶懼知弗脫矣賊指求薊林愛妾妾  
聞命無懼色自語賊曰必欲我當以車馬來賊許之  
妾卽盛飾以待家人駭之然猶謂其往可以紓難頃  
刻肩輿至卽奮而登旣過河望賊舟不甚相遠妾忽  
語輿卒欲少止羣卒乃弛轎妾一躍入水急援之已  
絕矣賊相顧不發薊林亦悠然而去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偶灑翰于小白團扇書七言  
十四字而天思稍倦顧在側璫云汝有能吟之客可  
令續之乃薦鄰里太學生旣宣入內侍省恭讀宸製

不知指意乞爲取旨或續句呈或就書扇左上曰朝  
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以此爲詞以續于扇續進上  
大喜會將策士生於未奏名徑使造庭賜以第馬上  
御詩曰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厨空費八珍盤生續曰  
人問有味都嘗遍只許江梅一點酸

唐李涉過皖口之西遇大艦過其征數十人持兵仗  
問是何人從者曰李涉博士船也其豪首曰若是李  
涉聞詩名已久但希一篇金帛非敢取也李乃贈一  
絕云暮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



言用  
相。迴。避。世。上。于。今。半。是。君。

真廟朝寢殿側有古檜秀茂不羣名御愛檜然橫礙  
殿簷真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摺其枝時以爲瑞  
諸葛武侯薦馬超于先主關羽恐其出已右移書問  
之武侯曰可與翼德並驅馳衡然非髯將軍比也羽  
聞而喜余謂武侯此語既不掩超之美又有以結羽  
之心深沉大畧可涯涘耶當其兵數敗衄時下教曰  
今非將不善兵不衆而敗蓋亮未聞過耳諸君攻亮  
之過則兵決可勝夫人有失誰不懷忌而武侯獨願

聞其過豈不誠大丈夫哉

明之象山士子史本有水犀忽變紅色異香因接本  
獻闕下高廟雅愛之畫爲扇面仍製詩以賜從臣云  
月宮移就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消承雨  
露丹心一點爲君開又云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粟  
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自是  
四方爭傳其本歲接數百史氏由此昌焉一卉之微  
香色稍異能動至尊入品題且昌其主可以人而不  
如木乎



世論多以阮籍為放曠不羈之士。守禮法者羞言之。蓋以迹而不以心也。余見其沉酣不理。若與世違。然觀漢楚戰場。則曰時無英雄。使稚子成名。豈忘慮於世變哉。口不臧否。然待人以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哉。居喪飲酒食肉。然慟哭則嘔血數斗。豈不情於哀戚哉。當其王室不競。強臣擅威。戮大臣如刺犬豕。故張華衛瓘以清直死。嵇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籍終皆以沉湎避其察微見遠。寄託

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其能脫屣於禍。寔哉。吁。善觀人者。當考其迹。而逆察其心。乃可也。

建炎樞密聶昌。臨川人也。上庠釋褐。出身元名山。御筆改今名。朝廷令往河北割地。粘罕令撤傘。而後見昌云。彼此皆王臣也。平交耳。安有撤傘之禮。竟不從。粘罕而莫之屈。當時河北百姓不肯割土。昌因與虜爭死之。謚榮愍。

寫照非畫物比。蓋寫形不難。寫心惟難也。夫帝堯秀眉。魯僖司馬亦秀眉。舜重瞳。項羽朱友敬亦重瞳。沛



言册  
公龍顏嵇叔夜亦龍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  
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尼父如蒙魑陽虎亦如蒙魑  
竇將軍鸞肩駱賓王亦鸞肩揚食我能虎之狀班定  
遠乃虎頭司馬懿狼顧周嵩乃狼肱若此者寫之似  
足矣故曰寫形不難夫寫屈原之形而肖矣儻筆無  
行吟澤畔懷忠不平之意亦非靈均寫少陵之貌而  
是矣儻不能筆其風騷冲澹之趣忠義傑特之氣峻  
潔葆麗之姿竒僻贍博之學離寓放曠之懷亦非浣  
花翁蓋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  
子小人貌同心異貴賤忠惡奚自而別形雖似何益  
故曰寫心惟難

端平甲午七月八日我師尅復彭城麾下洪福得亡  
金人手抄詩餘於其中得一二篇迺知河朔幽燕渾  
厚之氣至此散矣因錄於後李國棟夏卿感懷云東  
金西木兩睽違。由此生男不足依。但願相忘不相顧。  
莫言誰是復誰非。幾家能用三牲養。千古空傳五綵  
衣。一把殘骸著無處。不歸溝壑欲誰歸。自注云瑤珠  
子曰東金西木定生五逆之男僕命庚申日甲申時



政爲此爾。梁仲經哀遼東一首云：守臣肉食頭如雪，夜半羣胡登雉堞。十萬人家靡孑遺，馬蹄殷染衣冠血。珠玉盈車宮殿焚，娟娟少女嬪羶葷。路逢人語辛酸事，骨痛心摧不忍聞。我今來作遼陽客，入境臨風弔冤魄。遼水無聲遼地空，蕭蕭暮雨天垂泣。青綾慣睡，直承明偏褻。縵胡不稱情，見說豺狼當路立。自憐烏鵲遶枝驚，安邊許策無何有。憂國形骸太瘦生，何日凱還思舊職。不才猶可薦咸英，史舜元哀王且一首云：八月風高胡馬壯，胡兒彎弓向南望。鐵門不守

犯孤城。失我堂堂仁勇將，將軍之起本儒臣。緯武經文才過人，墨磨盾鼻掃千字。箭射戟牙驚六軍，憶昔同時初上疏。明日東華聽宣諭，我從金轂東巡邏。公總干戈練征戍，三月和兵好始修。胡兵一夜襲通州，練衣出郊雖頻戰。羶帳沿河未肯休，將軍盡出兵如水。燒胡之車破胡壘，倒戈棄甲十萬人。亂轍靡旗三百里，金甲煌煌金印光。詔書命我守昆陽，雖知人有百夫勇。可奈倉無一日糧，叛臣暗作開門策。一虎翻爲羣犬獲，胸中氣憤爆雷聲。領下欲張蝟毛磔，將軍



言朋  
雖死尚如生萬里遙傳忠義名昔聞陝右段忠烈今  
見常山顏杲卿棟朽榱崩人短氣平生况切同年義  
試歌慷慨一篇詞定洒英雄千古淚王旦者昆陽守  
王子明也余於感懷篇著其無父子之道亡國之本  
也於哀遠東王旦篇著其敗亡之迹以見天道之好  
還也。

貴耳錄

宋 張端義著 沈鼎新閱

宣和七年南郊畢恭謝上清儲祥宮聞金人已破燕  
山車駕亟還禁中夜二鼓中人梁兢持宸汗一紙宣  
示惟書黃中來既入對上獨坐一橫榻兩宮娥擎燭  
上曰邊警如此盡是蔡攸匿下不令朕知煩卿先草  
一詔盡言朕失以謝天下連進二草皆不稱上意再  
三宣諭只要感動人心不須歸過宰輔只說朕不是  
第三章少愜上意親筆改寫成卽時降出上曰卿未



可去適來李邦彥等皆請張失措且去外面商量此  
詔是朕自思算更有二事待與卿說朕欲遣王黼蔡  
攸等分守大河盡籍內臣貴戚俸佞家財祇備犒軍  
朕傳與皇太子淵聖名朕移軍長安保扞關中爲根本  
卿可就此爲朕處置明日便要都了只是未有人做  
宰相是夜二府皆至銀臺門矣罪已詔下忽吳敏拜  
少宰李綱拜尚書左丞淵聖登極道君南幸向來御  
筆皆不行內禪之前上諭曰處置許多事蔡攸盡道  
不是只傳位一事靠要做他功勞淵聖嗣位臺諫交

章請誅京攸雖楊中立不免宣言蔡攸無罪之語但  
見論者紛然以誅王黼爲快而右蔡氏矣

徽宗北狩有謀者持一黃中單來御書云趙岐註孟  
子付黃潛善諸人審思之孟卽瑤華太后趙卽康王  
高宗由是中興載泣血錄

真廟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鬢綠衣一  
小女童誦秋水一篇聞者竦立

昔聞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蚤立太子有播遷之  
禍仁宗大怒問宰執曰朕未立皇子如何比朕如唐



明皇有播遷之禍宰相奏云陛下果是播遷不及明皇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卽位靈武陛下無肅宗爲子委不及明皇仁宗怒釋建立之議始堅

孝皇一日宣押王丞相趙丞相施元樞周大參幸一燕坐咨訪政事駕方御坐見御案上有一黃綾冊上忽駕興二相不敢近看獨周大參略開一看不覺吐舌復掩冊如初移時上來遽問卿等不曾看此冊否皆以不敢對來日周大參入堂首與二相言此冊卽是前宰執所進臺諫姓名見今宰執所進擬者皆在

焉孝皇聖斷不可測度前相旣去後相卽拜却除前相進擬臺諫後相雖有進擬慮其立黨不除恐臺諫奉承後相風旨以攻前相所以存進退大臣之體今則不然一相去臺諫以黨去一相拜臺諫以黨進況自嘉定副封之靡前帝宏規廢矣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先一日奉詔露天默禱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生幾箇好人來輔助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唱名必三日  
前精禱于天所以紹興淳熙文人才士彬彬在朝此



二祖祈天之效如此

壽皇過南內德壽問近日臺臣有甚章疏壽皇奏云臺臣論之閣鄭藻德壽云說甚事不是說他娶嫂壽皇奏云正說此事德壽云不看執柯者誰德壽云朕也壽皇驚灼而退臺臣即時去國

德壽丁亥降聖遇丙慶八十壽皇講行慶禮上尊號周益公當國差官撰冊文讀冊書冊擬楊誠齋尤延之各撰一本預先進呈益公與誠齋鄉人借此欲除誠齋以待從爲潤筆冊文壽皇披閱至再卽宣慰益

公楊之文太聾牙在御前讀時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溫潤益公又思所以處誠齋奏爲讀冊官壽皇云楊江西人聲言不清不若移作奉冊壽皇過內奏冊寶儀節及行禮官讀至楊某德壽作色曰楊某尚在這里如何不去壽皇奏云不曉聖意德壽曰楊某殿策內比朕作晉元帝甚道理楊卽日除江東漕誠齋由是薄憾益公

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應制燕閒未可輕視當倉卒汗墨之奉豈容宿撰曾覲龍大淵



本名大淵孝宗寫開作二字張掄徐本中王抃趙弗  
劉弼中貴則有甘昺張去非弟去爲外戚則有張說  
吳琚北人則有辛棄疾王佐伶人則有王喜棊國手  
則有趙鄂當時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  
張景卿因奏對仁宗曰卿亦出孤寒張對曰陳本書  
生陛下擢至中丞三子皆服冠裳陛下春秋高主鬯  
虛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也上嘉納之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  
節序北虜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虜集成一

帙刊在摧塲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  
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  
於床下道君自携新棖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  
師謔語邦彥悉聞之隲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  
鹽似雪纖手破新棖後云嚴城上巳三更馬滑霜濃  
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  
作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慰蔡京云  
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稅不登如何京尹不



按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  
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知京尹云惟周  
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  
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  
復幸師師家不見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  
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始歸愁  
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你去那裏去師師奏  
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  
不知得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

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  
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  
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邦彥以詞行當時  
皆稱美晟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  
如賤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  
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  
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  
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

孝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陞辭有



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川知州者面大而橫濶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見憶得先語便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在外日早來天顏甚悅以其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王尚之爲郎日輪對一劄乞減宮嬪之冗壽皇問卿是外臣如何知朕宮中事臣備員內府丞見每月宮中請給歷歷具道大小請給細數壽皇大喜即日除浙漕却不及作侍從曾作太府卿

高孝二朝帥蜀必要臨遣未嘗就外除亦以蜀爲重事廟堂欲除崔菊坡先生覺菊坡之意未就司諫王貫卿上疏指以士大夫辭難避事不肯任朝廷之委用疏上後菊坡之命始出菊坡只得一行在九江時余往見之扣其入蜀之意菊坡自言朝廷以蜀中散亂令其整齊之余進曰今天下散亂豈特一蜀耶朝廷何不留先生整齊天下之散亂而獨私於蜀耶菊



坡唯唯而已近湯季能有辭難避事之疏三十年間  
兩見之恨無菊坡在見此疏也

壽皇問王抃如何北使在庭舞蹈極可觀此間舞蹈  
皆不及之抃奏云北人袖窄但公裳袖大一舉手便  
可觀南人袖內外皆寬大舉手便不可看北人視此  
爲大禮數德壽孝在御時閣門多取北人充贊喝聲  
雄如鍾殿陛間頗有京洛氣象自嘉以來多是明台  
溫越人在閣門其聲皆鮑魚音矣

壽皇以孝治天下有大理寺孫寺丞失記其名匿服  
不下母憂壽皇怒欲誅之奏知德壽云孫某不孝欲  
將肆諸市朝德壽云莫也太甚遂黥面配廣南數年  
得歸余兒時曾見之今之士大夫甚至聞訃仕宦冒  
榮自若衰經有不爲著者食道衣錦汝安則爲之聖  
門之訓天理滅絕去禽獸幾希

宣和元年間高麗遣使一旦忽上奏以其王病求醫  
上擇二良醫往歲餘方歸二醫奏王館醫甚勤謂曰  
高麗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聞天子用兵遼實兄弟  
國苟存之猶是爲中國捍邊女真乃虎狼不可交也



願二醫告諸天子早爲之備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洞達音律  
自製曲賜名舞楊花停觴命小臣賦詞俾貴人歌以  
侑玉卮爲壽左右皆呼萬歲詞云牡丹半折初經雨  
雕檻翠幕朝陽嬌困倚東風差榭了羣芳洗烟凝露  
向清曉步瑤臺月底霓裳輕笑淡拂官黃淺擬飛燕  
新妝楊柳啼鴉晝永正鞦韆庭館風絮池塘三十六  
宮簪艷粉濃香慈寧王殿慶清賞占東君誰比花王  
良夜萬燭熒煌影裏留住年光此康伯可樂府所載

壽皇使御前回工寫曾海野喜容帶牡丹一枝壽皇  
命徐本中作贊云一枝國艷兩鬢東風壽皇大喜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謂  
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  
高廟曰尚御裏偶有一伶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  
環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  
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所謂工執藝事以諫  
方臘作亂朝廷捕之獻言者曰若急請於朝以劉公  
安世守南都陳公瓘鎮金陵人望歸之可不勞兵而



破矣此薊林語也致堂先生行狀中載之

王丞相欲進擬辛幼安除一師周益公堅不肯主問益公云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荅云不然凡幼安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遂不復言

孝皇朝不許宰相進擬鄉人王丞相在相位八年林子中亦鄉人八年不得除命

吳越錢王入朝太祖曰謀下江南許以舉兵援助歸語其臣沈倫倫再三嗟嘆錢王扣之倫云江南是兩浙之藩籬堂與豈得而安耶大王指日納土矣宣和

年結女真攻契丹契丹果滅隨卽二帝北狩此亦白撒藩籬也今又以滅女真韃兵橫行襄蜀此又白撒藩籬也喬行簡爲淮西漕便民五事曾說此二項是亦祖江南之沈倫也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問第一秀才仙鄉何處曰上黨人問次日澤州人問三曰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某鄉出人參次問澤州者曰出甘艸又問湖州者曰出黃蘗如何湖州出黃蘗最是黃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



有此語壽皇卽日召入賜第奉朝請

何自然中丞曰上疏乞朝廷併庫壽皇從之方且講究未定御前有燕雜劇伶人敕一賣故衣者時袴一腰只有一隻袴口買者得之問如何着賣者云兩脚併做一袴口買者云袴却併了只怕行不得壽皇卽寢此議

天寶間楊貴妃寵盛安祿山史思明之作亂遂有楊安史之謠嘉定間楊太后史丞相安樞密亦有楊安史之謠時異事異姓偶同耳

有一川官在都乞差遣一留三四年題一詩在做樓之壁曰朝看貝葉牢籠佛夜禮星辰取奉天呼召歸來聞好語初三初四亦欣然初三初四卽二僕也因此詩傳播京下遂得缺而去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漉出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卽用所囤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饑嗚呼暴殄天物聖人有戒宣和年間士大夫不以天物加意雖溝渠污穢



中棄散五穀及其餒餒之時非僧積累之久一家皆  
絕食而死可以爲士大夫暴殄天物者戒  
荆公黜詞賦尊經獨春秋非聖經不試所以元祐諸  
人多作春秋傳解自胡安定先生始知孫莘老輩皆  
有春秋集解則知熙寧元祐諸人議論素不同矣唐  
子西云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  
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尊經則不  
可。

開禧議和首遣方信孺通書奉使和議未成欲遣輔

漢卿輔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廼薦王都廂補代  
爲行人三往返至四虜有一伴使顏元者問韓侂胄  
是甚麼人答云魏公之孫吳太后之肺腑有擁佑之  
勲又問云官裏如何信任他不知去得他否王答云  
大臣去留出自聖斷伴使就懷中取出本朝省劄韓  
侂胄軍怒已擊死王爲之驚駭當時一語之差豈不  
失兩國之體則知專對之爲難事也

衛社稷宗社者大臣職也死社稷宗社者大臣之幸  
也韓侂胄柄國皆由道學諸人激之使然紹熙五年



七月光宗屬疾寧皇未內禪外朝與中禁勢相隔絕  
趙中定招侂胄通太后意中官關禮同任往來之旨  
寧廟卽位諸公便掩侂胄一日之勞嗾臺諫給舍攻  
其專輒之罪此時侂胄本不知弄權怙勢爲何等事  
道學諸公反教之如此爲之弄權如此爲之怙勢及  
至太阿倒持道學之禍起矣後十年坤鑑一進資善  
一疏起於張鎡吳衡王居安之謀其他皆因人成事  
者和議成奉使許奕吳衡副之虜索首謀函首至  
濠二使不敢進小使往返數次虜云旣是講和必無

初出禮數國信不必慮函首纔至虜界虜中臺諫交  
章言韓侂胄忠於其國繆於其身封爲忠繆侯將函  
首拊葬于魏公韓某墓下仍劄報南朝當時丘宗卿  
開督府在建康備坐北劄徧劄諸州監司先父適漕  
淮東親得此劄幸一見之

儂智高發三解不得志遂起兵兩廣遂有兩解試攝  
官之格張元因殿試落第徑往西夏自此殿無黜落  
之士

施宜生以賀正使來韓子師館伴因語日射三十六



熊賦云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以八百萬騎對三十六熊何其鮮哉宜生語塞大抵南北二使皆不深書司射所載熊卽侯也非獸也

乖厓張公帥蜀時請於朝初用楮幣絢以百界嘗見蜀老儒輩言謂此是世數所關七八年前已及九十九界蜀闢建議虛百界不造而更造所謂第一界行之未久而蜀遂大壞時數之論於是爲可信

辛卯歲北來人數百輩暫寓於襄陽府光孝寺有一人題詩于壁云干戈未定各何之一事無成兩鬢絲蹤跡大綱王粲傳情懷小樣杜陵詩脊令信斷雲千里烏鵲驚飛月一枝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雖未爲絕唱讀之亦使人增感也

章子厚在政府有惇賊邦曲之號一曰邦直欲復唐巾裏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公令嗣戴來略看子由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謔語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風靡

東坡水龍吟笛詞八字謚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此笛之質也龍鬚半剪鳳膺微漲玉肌勻繞



此笛之狀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嫋，此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將軍去後，知孤負秋多少。此笛之事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此笛之人也。綺牕學弄涼州，初試霓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嚼徵含宮，汎商流羽，一聲雲杪，此笛之音也。爲史君洗盡蠻烟瘴雨，作霜天曉，此笛之功也。五音已用其四之一，角字作霜天曉歇後一角字。

歐陽公論琴帖爲夷陵令時得琴一張於河南劉虬，蓋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粵琴也。後作學士，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貴，而意念不樂在夷。青山綠水，日在目前，無復俗累。琴雖不佳，意則自釋。及作舍人學士，日奔走於塵土中，聲利擾擾，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昏雜，何由有樂。迺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釋，無絃可也。

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以河圖洛書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頤頤傳，二程濂溪得道於異僧壽涯晦菴，亦未然其事以異端疑之。



漢尚氣好博。晉人尚曠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貪。

黃初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王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宮客星歷紫宮而劉聰殞慧星掃太微而符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他而季龍頻年閉關余甲子年侍親出蜀在荆南沙市申未間見一星自東南飛在西北如世之火珠狀其光數丈長久而成一皇字丙寅冬吳曦叛丁亥年余爲

儀真錄參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月筭歷者鄒淮絕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可住徑喚渡過建康余問之前有此否鄒云漢獻帝時曾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舉兵僂季姑姑反戈一城狼狽倬以身免繼此兵禍未泯也庚寅年余丞浦江三月間近午日色略覺昏意謂日蝕外看山林屋宇皆成青色及兄弟骨肉相看面皆如鬼其色青甚如此日不移影至酉方動是年有繆春武庫之變余嘗在方冊間或書此怪異終



未便信豈謂身自見之

丘宗卿帥蜀陞辭奏壽皇吳家兵太專他日必有可慮此時吳挺爲興州都統兼知興州乞得二庚牌臣緩急可用居無何挺俎宗卿急發庚牌檄棖詔交軍除興州都統西兵始移於他姓自開禧間吳曦再頒興州兵北伐之事興曦果以叛聞人服宗卿之遠見宗卿與京仲遠爲代京在蜀時適有瀘州張庭芬之變仲遠寬厚僇其渠魁餘皆從釋京偶帶都吏行宗卿就仲遠舟中擒去立斬之仲遠大不樂後仲遠作

相宗卿家食十年能知吳氏之兵必叛不知仲遠之作相何明於彼不明於此耶開禧兵興始開制閫主行和議復開督府年已八十餘矣

仕之不稱者許郡將或部使者兩易其任謂之對移漢薛宣爲左馮翊以頻賜令薛恭本縣孝者未嘗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賞久用事宣卽奏賞與恭換縣乃對移所起也

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瓠右纍蟻穴知雨鳥鵲知風燕遜戊巳鵲背太歲魚聚北道鍼浮南指



貴正錄 十一  
蔡知南日菊知隕霜此物之靈也人有不節醉飽不  
謹寒暑孰謂人爲萬物之靈因書爲座右銘

士大夫最怕有虛名虛名一勝不爲朝廷福真西山  
負一世虛名豈西山真欲愛名于天下天下自聞其  
名而起敬耳及史同叔之死天下之人皆曰真直院  
入朝天下太平可望及其入朝前譽小減省試主文  
爲輕薄子作賦曰誤南省之多士真西山之餓夫都  
下諺曰若要百錢賤須是真直院及至換得來攪做  
一饅麵如是則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

地土淺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做不得兩項

淳熙間省元徐履因功名之念太重遂有心恙之疾  
殿試用卷子寫一枝竹題曰畫竹一竿送上試官朝  
廷亦優容之以省元身後一官與其子子亦恙官亦  
絕

席大光以母葬碑銘皆數千言屈吳傳朋書之大光  
立于碑側不數字必請傳朋憇偃終日不能兼備傳  
朋病之至夜分潛起秉燭而書大光聞之起立以文  
房玩好之物盡歸之預儲六千緡而潤毫或曰傳朋



貴耳錄 十八  
之貧脫矣未幾而大光死傳朋嘆曰吾之貧分也大光之死由我也

真定大曆寺有藏殿雖小而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開鑰有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以前賜免折殿勅書有塗金匣藏心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寺僧珍寶之

吳江長橋焚于庚戌之虜紹興四年新橋復成縣令楊同者謀新之始未嘗委一吏未嘗科一夫但命十

僧分幹一橋之利可支百年始謀興工亦俾諸僧分論上戶徃徃出貲爲助震澤王闡者朱勗之黨乃積逋數千緡連券百紙請同自督之同笑曰此逋豈可督也徐命闡坐取火盡焚其券同以臺疏言擾民而罷此闡嗾之

陳習菴名墳省元父母求子于佛照光禪師就上寫一偈末後二句云諸佛菩提齊着力只今生箇大男兒此十月三十日書十二月三十日習菴生父母乞名于佛照光曰覺老余親見二狀習菴無髭有則去



貴耳金 十九  
之凡有除目卽先夢見住院前身卽一尊宿也  
臨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  
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而來數十年間向之術行  
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于談命者下  
問後進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  
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  
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  
見今日爲監司守帥閫者日以殺人爲事汝之術所  
以不驗也老者嘆服而去

伶者自漢武時東方朔以諧謔進其間以言語盡規  
導之意至唐高力士輩出人主溺于宴安鳩毒爲君  
之道絕矣及五代李亞子歐陽公作伶人傳首焉及  
稱請箭前驅縞素從戎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首  
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何其  
壯哉晚年酖于詼諧與周匝景進敬新狎泄終至亡  
國死無以葬以樂器焚之何其始英武後荒迷耶嘗  
讀放翁南唐書有一事可取李玉召一名將欲害之  
酌酒一杯與其將飲將知內有毒堅不肯飲奉杯前



曰臣當先奉爲王壽君臣交爭不決有一伶人自殿下舞上殿曰此酒臣當先飲奪將手中杯一舉而盡再舞下殿及殿門而卒一時倉卒遂解君臣之疑雖曰小人一死存國體可爲知幾之士矣

晉王衍口不言錢強名阿堵俗言兀底律貪之謂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牢收長物金三品密寫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世上金銀寶借汝閒看六十年又曰饒君且恁埋藏却嚇有人曾作主來積而能散君子慙曰爲富不仁古人深戒

曲江有二奇張相國以鐵鑄六祖禪師以銅鑄俗語云鐵胎相公銅身六祖鐵胎有二身一在廟一在庠銅身在大鑿寺廣州天慶觀有銅鑄劉王像當時鑄時不像其容殺數匠始成袞冕具在

楊誠齋帥某處有教授狎一官妓誠齋怒黥妓之面狎往謝辭教授是欲愧之教授延入酌酒爲別賦眼兒媚鬢邊一點似飛蛾莫把翠鈿遮三年兩載千擱百就今日天涯柰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落誰家若還忘得除非睡起不照菱花楊誠齋得詞方知教官



是文士卽舉妓送之

韶州泮水塲以鹵水浸銅之地會百萬斤鐵浸鍊二十萬銅且二廣三十八郡皆有所輸或供鉛錫或供銀或供錢歲計四五萬緡饒監所鑄歲止十五萬二廣未嘗曾見一新錢所在州縣村落未嘗一日無銅錢殊不可曉所謂會子皆視之棄物不知朝廷一如二廣只使見錢不知會子未知可行否乎

乾道間有一媵隨嫁單氏而生尚書夔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壽皇

云二子無爭朕爲葬之衣冠家至今爲美談

呂漵卽呂正巳之妻淳熙間姓名亦達天聽漵養直家孫女曰蕪漵其嚴毅不可當三十五年朝報奏疏琅琅口誦不脫一字舊京畿有二漵一呂漵一呂正巳漵家諸姬甚盛必約正巳通宵飲呂漵一日大怒踰牆相詈漵之子一彈碎其冠事徹孝皇兩漵卽日罷今止除一漵自此始呂漵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觸其怒竟逐之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



是書一冊不與一字善京畿亦二載一呂辭一呂五  
 宋高文曰蘇嬰其蠶繅不可當三正十平障辟奏蠶  
 呂嬰唱呂五日之妻執鼎間按亦甚天際蘇養直  
 云二千無筆翅為燕之爪或寒至今欲美精

東軒筆錄

宋 魏 泰著 陶宗儀閱

李太后始入掖庭纔十餘歲唯有一弟七歲太后臨  
 別手結刻絲鞞囊與之拊背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  
 可失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此為物色也言訖  
 不勝嗚咽後其弟傭于鑿紙錢家然常以囊懸于胸  
 臆間未常斯須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收為紙  
 家棄于道左有入內院子者見而憐之收養于家恠  
 其衣服百結而胸懸帶鞞囊因問之具以告院子怒



然驚異蓋嘗奉旨于太后令物色訪其弟也院子復問其姓氏小字世系甚悉遂解其囊明日入示太后及具道本末是時太后封宸妃時真宗已生仁宗矣聞之悲喜遂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爲右班殿直卽所謂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太后上仙謚曰章懿召用和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

曹翰以罪責爲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朝辭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良善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弔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懇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矜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粥飯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裏一複以授內侍收複以十千答之洎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示之乃一六幅畫幃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卽日有旨召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下江南翰爲先鋒也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  
面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  
罪不至是而出于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  
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字  
再黥之類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于兩府者石叅  
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于人面上起  
草者乎

王荆公之次子名雱爲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  
郡寵氏女爲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已百計欲  
殺之竟以悸死又與其妻日相鬪鬩荆公知其子失  
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悞被惡聲遂與擇  
壻而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荆公之門  
人也娶槐氏女爲妻少悍叔獻死而幃箔不肅荆公  
奏逐槐氏婦歸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  
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皇甫泌白敏中之壻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徃徃涉旬  
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  
深以爲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



泌離婚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遽  
離宸座敏中近前奏曰臣有女婿皇甫泌語方至此  
真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  
畢不覺收淚蓋莫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詔中書皇甫  
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論是夕女死  
竟不能辯直其事

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績醉挽妓  
不前將擁之妓泣訴于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  
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服其量

仁宗嘗步苑中及還宮顧嬪御曰渴甚可進熱水嬪  
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  
曰吾屢顧不見僚隣女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  
渴而歸聖性仁恕如此

太宗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  
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  
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腸與十萬  
貫則塞破屋子矣







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已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於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也嗚呼觀此可以見夫天下之大甚於捍虎忠臣之功力於一牛嫌疑之情過於伏體不悟之心深於熟寢苟人主或察焉則忠蒙之限何所自別哉傳稱妾佯殭而弃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笞固有忠臣獲罪亦猶此夫客有因牛寃之事親過而吊焉余聞其語感

而書寃牛云又自跋曰是牛也能捍虎于其人未寃之前而不能全其功于虎行之後其見殺宜哉

嘉王榜王昂作狀元始婚禮夕婦家立需催妝詞昂走筆好事近云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朱粉污天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

王太尉恩自親事官出身上皇時爲三衙其夫人爲買妾甚美恩方許之見恩腰間紆青驚指曰此何物也恩忽自失而回謂夫人曰所買何等人必是良家



子遂訪之妾具言母縣主也父死貧故見鬻乃呼其  
母至必不肯言其實又謂之曰不要爾還原聘但言  
之方道其事與妾同恩遂呼諸小史之未婚者令妾  
與母自擇得一少年其家亦仕宦父爲右職命卽歸  
曰其父具聘禮恩又以數百千爲資送奩具戒其婿  
使善奉其妻之母云噫恩本一卒而有士君子之行  
宜其貴也

元祐黨藉凡三等僕家舊有元祐姦黨碑建炎間呂  
元真作相取去最後者也其間多是元符間臣僚

曰皇帝卽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  
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列罪狀第其首惡與  
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命書而刻之石置  
于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之臣戒又詔京書之  
將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聖神英武遵制揚功彰善  
瘳惡以紹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弟繼  
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記

元祐姦黨

陶朱新錄



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呂大防 文彥博 劉贇 范純仁

韓宗彥 梁燾 魯布 王岩叟 蘇轍

王存 傅堯俞 鄭雍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伯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呂公著俱元符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俱元祐

曾仕待制官以上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勗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特

孫覺 錢勰 李之純 鮮于侁 趙彥若

趙高 王欽臣 孫昇 李周 王份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覲 范純粹 呂陶 王右 豐稷

張舜民 張閻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俱元祐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孰逸 上官均 葉濤 龔原

郭知章 張康國 葉祖洽 朱紱 朱服俱元符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來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鹹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陳鄂 陳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吳希續 吳儔 歐陽中立 並元祐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續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曾蓋 楊綝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交 洪羽 趙天祖 李新

衡鈞 交公適 馮伯藥 周證 孫琛

范彙中 鄧考甫 王察 趙珣 封覺氏

胡端修 李傑 李貴 趙今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高漸 周永微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朱紘 王貫 吳明

梁安國 王吉 檀固 蘇迥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曾紆 汪公望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郁貺 韓治 秦希甫

錢景祥 錢希白 何大正 周紆 呂彥祖

梁寬 沈干 羅鼎臣 曹興宗 劉勃

王極 黃安期 于肇 陳師錫 黃遷

黃邦正 許堯甫 胡良 楊朏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道格

黃才 曹興 侯顧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岩 王公彥 王交 張甫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環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克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諤 蕭彤 趙越 滕友

江詢 方造 許端卿 李昭玘 向訓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並元符

為臣不忠

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元祐 章惇元符

古今准尚書兵部符備降勅命指揮立石監師聽崇寧四年二月日比兩浙常平司所立碑時天下監司郡守皆立之後因星變遂毀

通判監酒趙師曰昔在金塔一座焉所以舶商自來有富貴真臘之寶者想為此也百塔山在南門外半

里餘俗傳魯般一夜造成魯般墓在南門外一里許周圍可十里石屋數百間東池在城東一里周圍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塔之中有卧銅佛一身臍中常有水流在北池在城北五里中有金方塔一座石屋數間金獅子金佛銅象銅牛銅馬之屬皆有之

國宮及官舍府第皆面東國宮在金塔金橋之北近北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之瓦以鉛為之餘皆土瓦黃色梁柱甚巨皆雕畫佛形屋頗壯觀修廊複道突兀參差稍有規模其蒞事處有金窻櫺左右方柱



上有鏡約四十五枚列于窻之傍其下爲象形聞內中多有奇處防禁甚嚴不可得而見也其內中金塔國王夜則卧其下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一見國王則先與之同寢交媾雖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番主死期至矣若番主有一夜不往則又獲災禍其次如國戚大臣等屋制度廣袤與常人家迥別周圍皆用草蓋獨家廟及正寢一處許用瓦亦各隨其官之等級以爲屋室廣狹之

制其下如百姓之家止用草蓋瓦片不許上屋其廣狹雖隨其家之貧富然終不敢倣府第之度也

學校嘗因齋熟寐與衆戲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卧榻前而潛伺之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耶歔歔不已少頃復寢久不復起視之真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竟不敢言其所以其人豈非覺而見此驚散神魂遂不復還體也耶事有不可知者

紹興己酉永嘉火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之江滸躍入小舟渡至城下初不惧人命獵士殺之時高開府



附錄新金  
世則寓城中謂其倖趙允蹈曰熊于字爲能火郡中  
宜慎火燭笑不以爲然已而延燒官民舍什七八獨  
州治存焉

建炎間收陳州賊杜用軍于陳之鄧灣都統制官曹  
寔塞分韓宏守統制王渙塞門中夜聞小喧徐擁一  
美婦出斬之行刑者語二將曰其屢斬無辜矣重自  
歎息曰又適婦人白云陳之胥妻也早來王統制得  
之賊中欲與之私不允已刺一刀適又逼之婦人曰  
統制軍官也隨都統來破賊本爲百姓除害若要新

婦克婢使則可若欲見私所不願也王渙欲強之且  
曰我當殺汝婦人又曰如此統制亦賊耳一死何惧  
遂命斬之二將嗟嘆通夕不能寢噫保其貞潔而不  
愛死雖古烈女不能過之

河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  
泉井中有三魚一金鱗一黑鱗一如常而一邊鱗肉  
與骨皆無獨其首今與二魚並遊水中但其遊差緩  
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觀者凭欄俯窺雖異之而猶  
未審一日有墮井而死者因瀘之遂得三魚鱗色如



陸先生錄  
九  
在水中時半邊者五內皆無方大異之後復置井中  
至今三魚尚存俗傳漢高皇食膾庖人治魚及半而  
楚軍至倉皇弃魚井中而遁此語固無根難信然以  
列之魚而遊泳不死亦可怪也

倦游雜錄

宋 張師正撰 陶宗儀輯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  
驛亭左右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  
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尸大號而卒時人傷  
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孝義之美併集一家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在江南之  
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介父  
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障



山民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路伏之所必在石  
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則外迷失道  
路

石叅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帖職時西域  
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  
或嘆曰彼獸也給肉乃爾吾輩忝預郎曹日不過數  
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邪彼乃苑中獅  
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比邪

韓龍圖贊山東人鄉里食味好以醬漬瓜啗謂之瓜  
齏韓爲河北都漕解宇在大名明府府中諸軍營多  
齏此物韓嘗曰某營者最佳某營者次之趙說嘆曰  
歐陽永叔嘗撰花譜蔡君謨亦著荔枝譜今須請韓  
龍圖贊撰瓜齏譜矣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循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  
於莆田烈往吊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  
欄鞞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拮地膝行號慟而入孝  
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吊卽時李遵畫匍匐



圖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復之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以為名對為殿中丞日知嶺南恩州到任作書與親舊曰使君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蟹之一文兩個真實不虛又嘗曰生平得一對最親切者是生紅對白熟也

今之通遠軍乃古得州之地渾源出焉中有水虫類魚鳴作覓覓之聲見者即以挺刃擊之或化為石可以為礪石名曰覓石長尺餘直一二千緡兵刃經其磨者刃光而不鏃亦奇物也

嶺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茅鱗草蝨曰茅蝦鼠曰家鹿蝦蟇曰蛤蚧皆常所食者海魚之異者黃魚化為鸚鵡泡去聲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為豪猪沙魚之斑者化為鹿

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啗若不預者必致忿爭今人呼煮麵為湯餅唐人呼饅頭為籠餅豈非水滸



而食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而食者皆可呼籠餅市井  
有粥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得非蒸於爐而食者呼  
爲爐餅宜矣

零陵出石燕舊傳雨過則飛嘗見同年謝郎中鳴云  
向在鄉中山寺爲學高岩石上有如燕狀者因以筆  
識之石爲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所識者徃徃墜地  
蓋寒熱相激而遁非能飛也

沉香木嶺南諸郡悉有之瀕海諸州尤多交榦連枝  
岡嶺相接數千里不絕葉如冬青大者合數人抱木  
性虛韌山民或以構茅廬或以爲橋梁爲飯甑尤善  
有香者百無一二蓋木得水方結多在折枝枯幹中  
或爲沉或爲煎或爲黃熟自枯死者爲之木槩香今  
南恩高竇等州惟產生結香蓋山民入山見香水之  
曲榦斜枝必以刀砍之成坎經年見雨水所漬結香  
復以鋸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結爲班點亦名鷓鴣班  
燔之甚佳沉之良者惟在瓊崖等州俗謂角沉乃生  
水中取者宜用薰襄黃沉乃枯木中得之宜入藥用  
依木皮而結者謂之青桂氣尤清在土中歲久不待



列剔而精者謂之龍鱗亦有削之自卷咀之葉韌者  
謂之黃臍沉尤難得

有善諛者熙寧中曾以先光祿卿薦守番禺嘗啓王  
介甫丞相曰某所恨微軀日益安健惟願早就木龔  
得丞相一埋銘庶幾名附雄文不磨滅于後世

東臯雜錄

宋 孫宗鑑撰 陶宗儀輯

余頃官海上同僚多吳人盛夸鼃味之美坐有一關  
右士人大噓吳人不能平余從旁爲解紛漢東方朔  
言漢都涇渭之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土宜姜芋汝  
水多鼃魚顏師古注鼃似蝦蟇而小長脚人亦取食  
之漢唐皆都雍東方朔言水多鼃魚是漢都人食鼃  
也顏師古言人亦取食之是唐都人食蠅也漢都不  
惟食之宗廟獻亦用鼃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減宗廟



羔兔掘可以此罪也非宗廟薦獻而何吳人大喜曰  
今日蝦蟇價增三倍矣

人擲錢爲博者戲以錢文面背分勝負曰字曰幕  
前漢西域傳云罽賓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  
人面如淳曰幕音漫顏師古曰幕卽漫耳無勞借音  
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墓銘  
則額與身皆篆唐李文資暇集曰借之  
上子夜反  
下子亦反 著  
籍俗曰借一癡借與二癡索三癡又按王府新書杜  
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古諺借書一嗤

嗤借也 後人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爲癡集韻釋統  
音

字酒器也古以借書謂借書餽酒一統還書亦餽酒  
一統故山谷从人借書有詩曰勿辭借我千里他日  
還君一瓶三說可兼存之但惜集韻不載云統盛酒  
借書何典故也

王荆公一日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  
應聲四詩風雅頌荆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毋戲之曰公眞有大臣  
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其



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  
六二之動一日東坡謁微仲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  
坡不能堪良久見於便坐有菖蒲盆畜綠毛龜東坡  
曰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  
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常進六眼龜兒  
號曰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司馬溫公人傳所製樂府詞有西江月流傳最久今  
又得一解名錦堂春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  
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漫遠

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  
萍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藜藿特地  
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筭感舊何止易老多少離愁散  
在天涯

韓華王汝王兄弟相繼命相持國又拜門下侍郎甚  
有望其家構堂欲榜曰三相俄持國罷政遂請老  
東坡元豐間繫御史獄謫黃州元祐初起知登州未  
幾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遇當時獄官甚有愧色東  
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官所追議法當死蛇前



東晉書卷之三  
三  
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官曰何功也蛇  
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吏收驗可不誣遂  
免良父索一牛至獄吏曰此牛觸殺人亦當死牛曰  
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數人矣良父亦得免父之獄吏  
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死今當還命其人  
倉黃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牛黃皆入  
藥天下所共知汝爲人何黃之有左右交訊其人窘  
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

余喜畜三代秦漢石刻自魏晉以下不錄也西漢以

前金石刻皆完但石刻極少惟石鼓文與吉旦祭祀  
文秦李斯篆漢文翁學生題名亦是後漢始作墓碑  
故今人所見漢碑皆東京文字也余家所藏最完者  
惟淳于長承與逢童子碑無一字訛翼州從事章表  
亦其次也近鄆陵縣得故民吳公碑亦甚完好古碑  
有三種儀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禮記祭義  
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說者謂繫也祭則繫牲  
則必有穿也檀公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說者  
謂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鑿去



碑中之木使之於空穿間爲鹿盧下棺以綵繞天子  
六綵四碑諸侯四綵二碑大夫二綵二碑士綵無碑  
蓋古葬惟王者有隧諸侯皆懸棺而下晉文公朝王  
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三亦叔父所  
惡也自周衰及戰國秦漢皆以碑懸棺或以木或以  
石既葬碑留塘中不復出矣其稍稍書姓名爵里其  
上至後漢遂作文字辨識矣今掘地得石碑或文字  
而有竅者非麗牲之碑則下棺之碑

封禪書曰大帝使素生鼓五十弦琴聲悲帝禁不止

故其瑟爲二十五弦按集韻釋箏字曰秦人薄義子  
父爭瑟而分之因以爲名箏十二絃蓋破二十五而  
爲之也

古人通上下稱朕臯陶曰朕言惠作底行象曰干戈  
朕琴朕抵朕離騷曰朕皇考曰伯庸至秦天子始自  
稱曰朕漢唐人稱父母伯叔通曰大人疏受謂其叔  
廣曰从大人議唐劉禹錫曰無辭以白其大人稱父  
曰大人蓋近語也

劉貢父爲舍中書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衙相鄰時諸



東坡雜錄  
五  
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幙謂之曰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

神考問荆公云卿曾看歐陽公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余謂公真不曾仔細看也若使曾子細看必以嗚呼爲是五代之事豈非事事可嘆者乎

李章奉使北庭虜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文多用佛書中語李荅云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間狂虜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圓覺經語云火出木燼灰飛煙滅北使默無語





身三奈金 九

身三奈金 九



